

《道德經》哲學思想的結構

[德] Hans-Georg Möller

內容提要 本文以結構主義方法解釋道家哲學思想，特別是《道德經》的哲學思想。我認為這種哲學思想的結構不僅限於中國古代道家、黃老、儒家等學派，就是在現代中國哲學界中也是相當有影響。“以結構主義方法的解釋”是什麼意思呢？簡單的說，解釋概念的內含之前先說明該概念組織的基本模範，然後就可以認識到概念在這種模範裏的意義。在本文中，作者先描述了某些《道德經》中象徵的基本結構，這種結構作者稱為“輪子的形象”。然後說明《道德經》中“輪子的形象”就下面六個哲學方面的使用：第一，統治、勢力與知識。第二，身體、社會與宇宙。第三，自我、統一與全體。第四，轉變的規則。第五，時間與恆久性。第六，語言。

一、“輪子的形象”

《道德經》的哲學思想根本上就是某一治理結構的設計。第11章中有一句話“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我想以這裏的“輪子形象”來說明那種治理結構。本章中的“輪子”象徵一個井井有條而自成一體的整體。輪子的整體是被一個空虛的中心，被一個轂，所固定而保持平衡的。這個轂本身是不可把握的，它從內在的位置主宰輪子的行動。可把握而可看到的輪輻都圍繞着它。這個整體的行動由兩個部分所組成的：一部分就是主宰的、

“無有無名的”，無動而獨一無二的中心：另一部分就是被主宰的，有名，有動而多部的圓周。“輪子的形象”表象一個所謂“道”恒動而整體的結構。“道”字有兩個意義。它不但是主宰整體的中心或者轂的名字，而且是整個行動或者整個輪子（包括轂與輪輻）的名字。“道”同時是中心和過程。

我們可以用一些現代新儒學的“內在超越”概念來解說“道”的雙層意思。從轂或者中心方面看“道”是內在的；從整個輪子或者全體看它超越每一個特殊的定義。輪子的兩個部分之間沒有什麼辯證法的聯繫，主宰的中心永遠待在中心，被主宰的圓周永遠待在圓周，每一個輪輻必然和自然地順從輪子的循環。祇在圓周裏有一個相似辯證法的對立：上邊的輪輻與下邊的輪輻永遠相代替而成為輪子的運轉。“內在超越”的中心是道家所謂“無”，在永遠轉變的圓周是道家所謂“有”或者“萬物”。“萬物”之間有那種相似辯證法的對立。“陰”與“陽”是這種對立的主要範疇。因為每一個具體的事物，每一個具體的“有”都在循環過程裏，他們都沒有什麼真正的“本體性”、“個體性”或者“主體性”。“無”本身也沒有特性、沒有形式；它同時是“無體”而全體，所以它也沒有什麼“本體性”或者“主體性”。

就輪子的部分之外，我們也可以注意到它動作的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就是它的形式，第二個方面就是它的運轉。用王弼和宋明理學的說法它的形式即“體”，它的運轉即“用”。“體”就是輪子或者道的全體，“用”是這個輪子或者全體的轉變。“用”是在輪輻境界實現的，但是它是根據主宰的轂與全體的結構。“用”屬於“有”的境界，而“體”就是道的模範。

二、統治、勢力與知識

簡單描述“輪子的形象”之後，我想介紹《道德經》中的一些主題。我覺得道家和古代中國哲學中最重要的目的在於設計一個能夠保證治理的行為模式。某種保證治理的行為模式同時是某種統治模式或者某種勢力模式。中心與圓周、無與有之間的分別也是主宰者與被主宰者之間的分別。無名者高於有名者。道家的聖人統一於中心，這樣他統一於道，統一於全體和全體的 center，天下萬物都被他所主宰。《道德經》中聖人即理想的君主。如果聖人在天地之中，萬物和萬民就都在他們應當的位置，如果聖人真正無名而無事，萬物與萬民就必然而自然的具有他們應當的名字和事務。聖君即無所命；萬物與萬民即無無所命。無名者主宰有名者。

《道德經》中的統治、勢力結構同時是一種認識結構。掌握道的行動意思是同時主宰和認識天地的運轉。聖君“無為，而無不為”。輪子裏轂不動而無輪輻不動。聖君不掌握什麼特殊的事，所以什麼事都被他所掌握。一個特殊的能力不能作為全部的能力，一個特殊的統治不能作為全部的統治。每一個祇有特殊能力、特殊權力的人物是被不限的聖人所主宰、掌握的。最高的知識是“無知”，最高的能力是不限於特殊能力的能力，最高的君主是不限於特殊的境界。每一個輪輻都是被轂所主宰而這個轂本身不做什麼。

三、身體、社會與宇宙

《道德經》中的治理模式並不是抽象表示的，但它是具體的形象（例如輪子的形象）所描述。它不是以某些邏輯式的概念所表

示，但它總是與具體的生活境界有關。這種治理模式在三種境界所使用：第一就是身體境界，第二就是社會境界，第三就是“社會而上的”宇宙境界。

這三種境界都像一個有機體性的、井井有條而完善的轉動裝置。特別是漢朝發展的道教專注於身體境界。《道德經》中有許多章句直接關於養生的問題，跟儒家思想一樣，身體的修養是治國的前提（參看第 54 章）。《道德經》中養生即出空心，或者說出空身體的中心。如果心是完全空虛的（像輪子中的轂），它就能主宰器官，能使身體成為一個不朽的全體。能夠以道的模式修養其身體者同時能夠成為國家或社會的君主。他成為國家的中心，他的身體合於社會全體（參看第 49 章），身體的治理成為社會的治理。無名的君主隱蔽地主宰相似於輪輻的不敢造反、履行義務和職位的萬民。在國家與社會之上，這種君主也保證宇宙的治理，他不僅是社會的中心，同時他也是宇宙的中心。他為了整個宇宙建設治理模式、使宇宙行動成為永久和平衡的，使天地萬物擁有它們相當的位置。

《道德經》中有許多章句並影射身體、社會和宇宙的三個境界，因為它們都關聯着建立道或者“輪子”的治理模式的聖君。

四、自我、統一與全體

《道德經》是為了位在天地運轉中心裏的聖君寫的。換句話說《道德經》的理想讀者或者“聽者”就是根據道家精神教育的可能君主。為了能完全體悟《道德經》的治理理想和為了實現天地的理想秩序他應該完全體悟道的模式。

關於《道德經》中的“我”或“吾”是本書的預期和命定的“讀者”。這個“我”或“吾”就是同一天地聖君的“我”或“吾”。這個“我”並不是一位“作家”的自稱。《道德經》的讀者要進入那個“我”

以進入道家的學說，他應該進入本文的語言體系。

那種“我”同時也強調聖人的“統一性”，在他中心的位置他是獨立的（參看第20章），他沒有什麼名號、是完全空虛的，他沒有同伴，所以也沒有什麼特殊的事務、沒有什麼上級。他絕對的獨立性同時就是天地運轉統一性的來源。正因為他是絕對獨立的，他沒有什麼個人的偏見或透視，而且可成為全社會與宇宙的統一根據。他對社會與宇宙中各方面平等地聯繫就像輪子中轂平等地聯繫輪輻的多量。他的獨立性即是統一天地的前提。

“一”就是道的數字，它也象徵獨立性與統一性，也同時象徵最小者和最大者。最小者即最大者的根據，轂是整個輪子的根據，空虛而獨立的聖人為天地全體的根據。“道”就是“一”，它同時也是無與整體。

五、轉變的規則

“道”的統一性、整體性就是天地治理的根據且合於“輪子的形象”。“輪子的形象”還強調了其他的概念：一個輪子，像天地的運轉，是循環和圍繞着。輪子和宇宙的行動是一種不斷運轉的循環：“反者道之動。”（第40章）

這種“反者”含有三個意義：第一，每一個在被主宰的萬物境界中的東西，每一個在圓周裏的輪輻，要成為其對立。上面的輪輻要變成下面的輪輻，生活的必須變成死的，彫謝的要再開花。每一個被主宰的東西是在一種循環的過程裏，天地的運轉在於圍繞。第二，“反者”也象徵每一個被主宰的必然而自然的轉向主宰。輪子裏每一個輪輻指向於輪子的轂，相似於治理的國家中每一個人指向君主。第三，行動相似於水的流動，它必然而自然地向下流。我們可以說，它“反”到空虛的地方（參看第61章）。同樣的，在社會中被

主宰的萬民必然而自然地“反”到無名和空虛的聖君。

我們也可以說，君主使用“轉變的規則”。他是君主正因他沒有什麼特殊的能力或者職業，也就是說他沒有什麼具體的事務。相反的，每一個被主宰的東西或者人物都有一種能力或者職業。沒有什麼能力或者職務者同時是最有權利者。最“不穀者”就是最令人崇敬的，正因聖君獨立而沒有什麼真正的親人，他能夠成為整個社會的核心。第 39 章中有話曰：“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

這種“以放棄而獲得”的概念根據更早期的政治與儀式方面的風俗。儒家所使用的“讓”詞有雙層的意義。這種雙層意義跟後來道家的“反”概念從結構來看很有關聯。法國漢學家 Marcel Granet 寫過：“排除舊年和歡迎新年的禮俗稱為‘讓’。‘讓’的意思就是‘排除’，另外的意思是‘放棄’，但是這種放棄還是‘以放棄而獲得’的放棄。恐怕沒有一位中國君主在開始掌權的時候不假裝讓位。”^① 儒家的“讓”和道家的“反”概念都反映出中國古代的“轉變的規則”。

六、時間與恒久性

生活的恒久性是道家養生仙術的目的，對於道教這種恒久性就是身體的不朽。在社會方面，這種恒久性關係國家的平安和君主的穩定。這樣，天地的循環也能夠成為永恒。如果宇宙裏每一部分當及時，整個過程就可成為恒久（參看第 1 章）。

道家的治理結構相似於一個無始無終、無推動無阻力的永動機，這種永恒的過程可稱為“道”。如果季節都及其時，年就是一個

^① 參看 Marcel Granet, *Chinese Civilisation*. New York: 1958, 第 208 頁。

完美的過程。跟輪輻的循環一樣，時間的部分都不斷地圍繞過程的中心。一個無名的中心是時間永恒性的根據，時間的部分互補成為永久時間的整體。《道德經》中“根”象徵永久過程的中心，就是說它象徵道（參看第 16 章）。“根”在開花與彫謝之間，它是不可見的，但是它是每一個可見的現象的存在基礎。

七、語 言

道家的語言哲學思想跟上述的治理模式很有關，因為這種哲學思想沒有“主體”概念，所以語言也不視為表示個體思維的媒介。語言是整體過程裏的一個現象。“名”的意義就是“指事”，它們不是從個人的思想出來的。每一個具體和被主宰的事物，每一個被主宰的人物有其相當的名字，這個名字“命”各事各人的職業（參看第 1 章）。整體裏面祇有一個無名的部分：這就是中心。空虛的中心、空虛的道、空虛的聖君都是無名的（古代中國禁忌皇帝的名字）。主宰的中心與被主宰的圓周之間的分別同時也是無名與有名之間的分別。

但是道同時是無名的中心且不斷運行的整體，所以它同時“超越”語言且包括語言。整體過程包括“無”與“有”、“無名”與“有名”的境界。道包括“有”和“有名”，它就包括語言正如一個輪子包括其輪輻。但在道的整個模式中“無名”比“有名”更為根本，正如在輪子中轂比輪輻更為根本。

作者簡介： Hans-Georg Möller, 1964 年生，德國人，波恩大學哲學博士，現為波恩大學副教授，著有德文老子漢墓帛書譯本等。